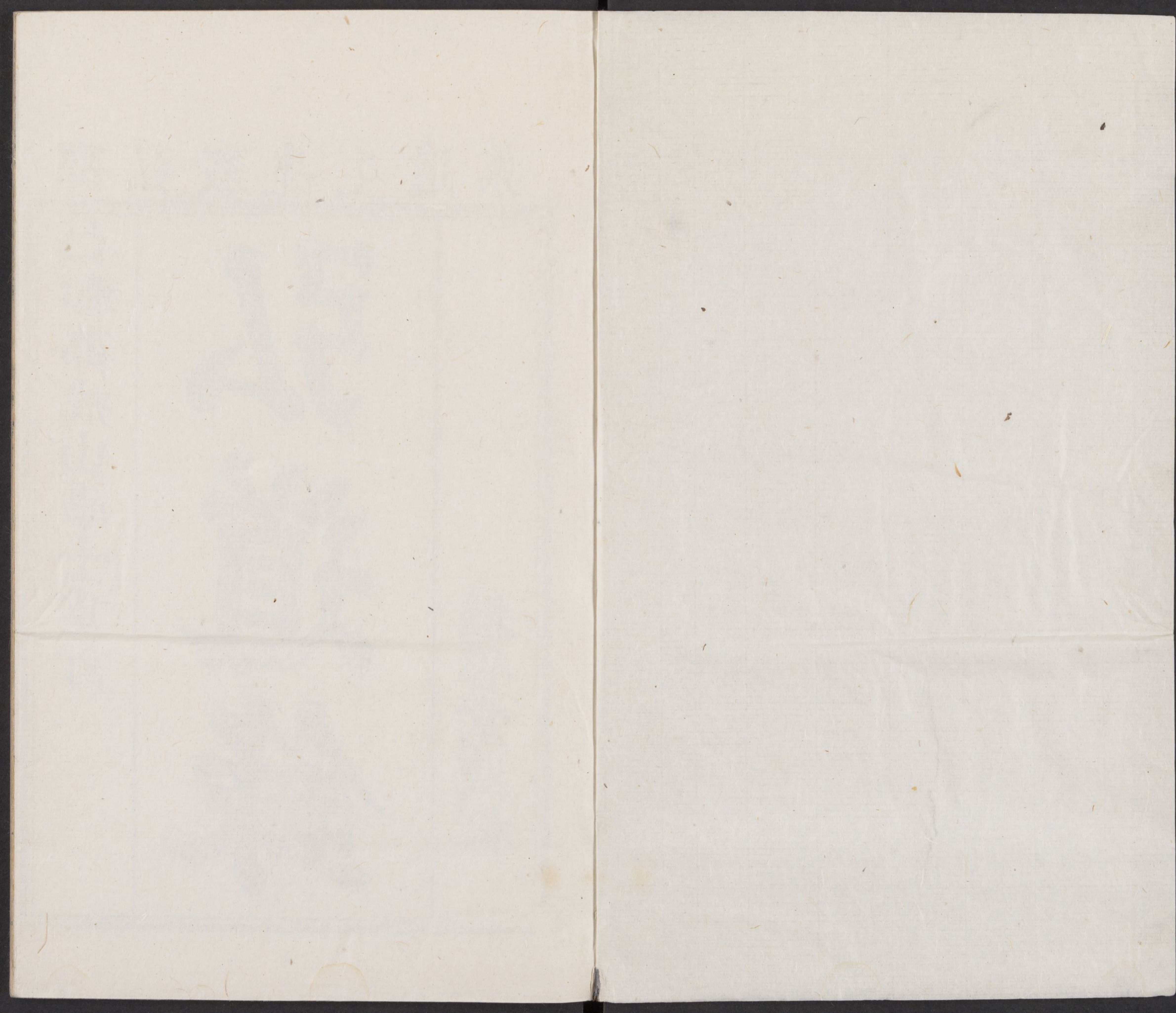


T1319 / 1225



邵弘毅先生遺集

仁和邵戒山學士重訂

弘道錄

繼善堂藏板

邵弘毅先生曰夫文以貫道道以卽事五常道之要也要非徒錄也道不外於倫理錄非徒起也錄之大者莫過於經史故或斷章以引義或纂述以終事錄以彰懿懿以表微不主故常不膠訓詁以遜面墻而已嗚呼居諸可無吝哉敘弘道錄

弘毅先生居閩海時著有三弘集勝國之木板燬於火予自康熙甲子休假回里有志繼繩已將弘簡弘藝二錄購聚散佚校訂重刊其弘道一書又閱一十八載至今年辛巳始克授梓蓋弘藝論文弘簡編史雖皆載道之籍然止仍其原本考正訛謬而已至弘道一錄因迹究心因事衡理不外乎經常事亦述其成說而別擇至精闡駁至當約之則切身心

邵弘毅先生遺集

仁和邵戒山學士重訂

弘道錄

繼善堂藏板

邵弘毅先生曰夫文以貫道道以卽事五常道之要也要非徒錄也道不外於倫理錄非徒起也錄之大者莫過於經史故或斷章以引義或纂述以終事錄以彰懿懿以表微不主故常不膠訓詁以遜面墻而已嗚呼居諸可無吝哉敘弘道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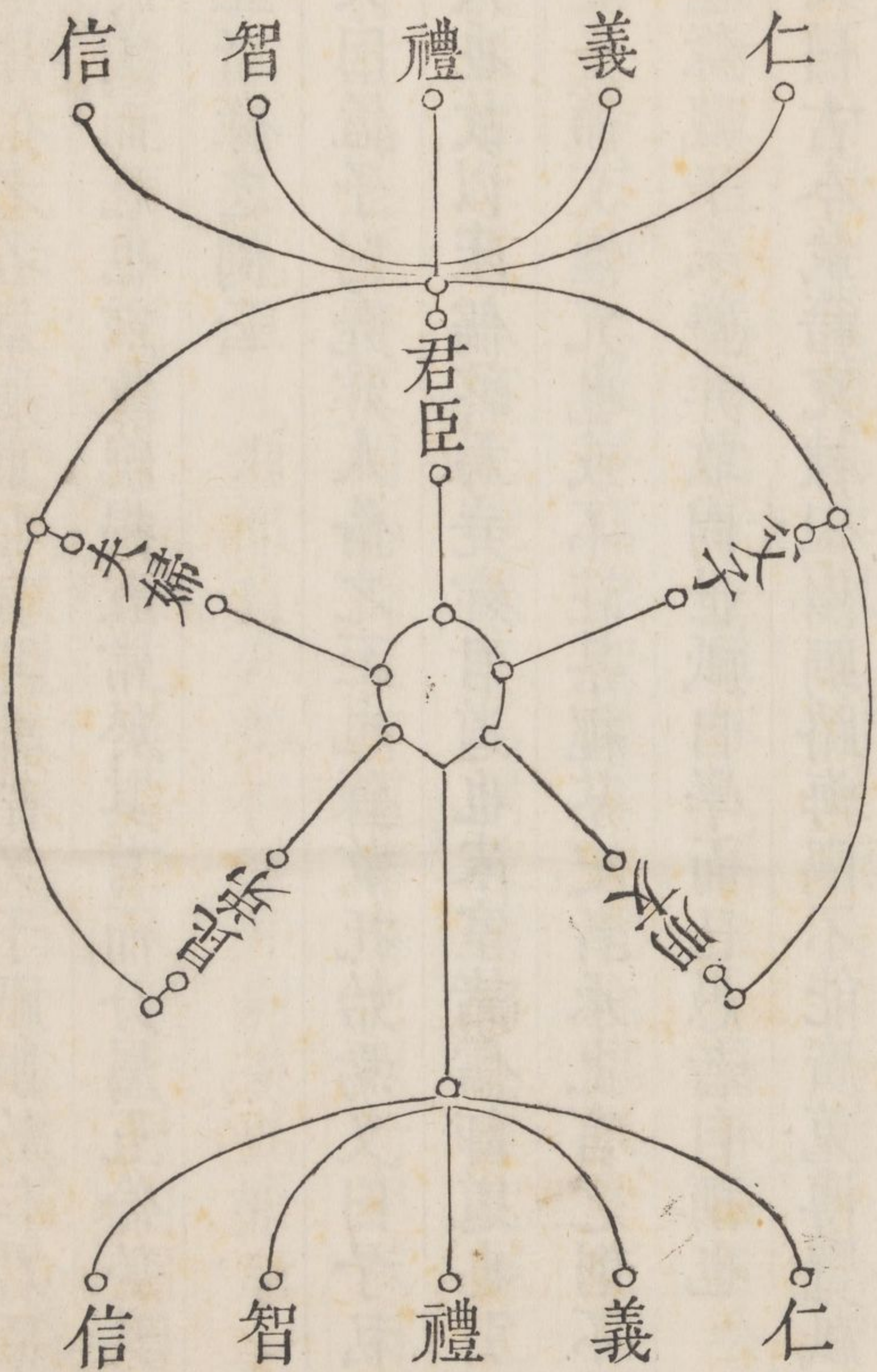
弘毅先生居閩海時著有三弘集勝國之木板燬於火予自康熙甲子休假回里有志繼繩已將弘簡弘藝二錄購聚散佚校訂重刊其弘道一書又閱一十八載至今年辛巳始克授梓盖弘藝論文弘簡編史雖皆載道之籍然止仍其原本考正訛謬而已至弘道一錄因迹究心因事衡理理不外乎經常事亦述其成說而別擇至精闡駁至當約之則切身心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89

極之則關政教洵統貫天人內聖外王之軌則關閩濂洛以
 後西山瓊山而還卽有聰敏高資兼長才識而學匪躬行末
 由詣其醇粹思欲以發明其緒餘而智力短淺反復潛玩數
 更寒暑竟不能一辭補綴去春于役南河荒度稍暇幸得肆
 力茲編偶有所見輒條數語譬彼候虫鳴秋意氣適至時引
 時歇其於弘道之旨詎敢謂有得萬一第念去日苦多學不
 加長前人遺業唯恐終淪殘闕是以汲汲開雕僅期卒願自
 此三弘旣全倘能廣傳諸世俾先生數十餘年著述之精神
 長留天地承其後者何快如之也

元孫遠平戒山氏敬識于清河客舍

弘道錄總例



例解曰夫錄以弘道也道局於一端非錄之意也且以率性

之道渾然在中隨感而應莫不通貫於五倫之間其分親義
別序信者各舉所重而言耳非謂父子祇限於仁君臣專主
於義而已也茲故總揭五常於其首而分屬五倫於其下以
立斯錄之例云

又曰孟子曰堯舜人倫之至也錄故托始焉又曰予私淑諸
人也故以宋儒終焉堯舜君道也宋室諸儒師道也引用經
史多節文懼冗也或不註某經某史者承上言之則不重見
也錄藏于家塾非敢問世祇自學而已愚者自稱也

又曰古今載籍克棟但以跼踏海隅不能廣蒐博覽祇就平
素誦習記憶之言加之纂擇掛一漏萬固所不免

刊刻弘道錄公啟

漳州府學生員蕭應麒魏文翀吳鎮盧詔等龍溪縣學生員
魏講陳遯等鎮海衛學生員林大器吳經岳林璿等公呈乞
揚正學以裨風教事竊惟聖謨洋洋包涵盡天下之理俗學
靡靡雕琢逞人官之能根本不同枝葉自別唯忠誠之格言
皆肝鬲之至要文固傳焉無弊道將待之以行但或自私則
非兼善竊見原任刑部員外郎邵經邦別號弘齋自少奮鳴
乎藝苑臨事獨持平風裁先於嘉靖八年十月內因日食建
言劾奏大學士張璁謫居邊徼歷今二十餘載苦心嚮道竭
力啟蒙著有弘藝弘簡弘道三錄名三弘集而弘道一編總

弘道錄
揭五德通貫五倫發至理之淵微遠紹關閩濂洛之緒采羣
書之精奧近接何王金許之傳志切希賢豈有期於聞達功
餘繼晷誠無歉於踐修迨負笈者如歸始開門而講學何幸
布衣翠渠之後復得闡揚衛道之人真可謂性理之補遺師
儒之極軌者諸生共承目擊不覺心儀自慶邊方得斯正教
幸宗主大人按臨樹引風聲嘉惠後進乞賜鈇梓用廣無窮
庶紫陽正學有傳人而潯海儒林知觀感矣

提督學政周批 先生道著韋編直聞折檻當代仰止久矣今
居閩海教澤尤深覽書具見學有本原實可羽翼經傳准卽捐
俸刊行以弘大道誠後學之津梁名教之模楷也

周公諱琬號
石崖人

弘道錄目錄

卷之一

君臣之仁

原錄七十六條

補案二十條

卷之二

父子之仁

原錄五十九條

補案二十三條

卷之三

夫婦之仁

原錄二十六條

補案一十四條

卷之四

昆弟之仁

原錄二十二條

補案一十一條

卷之五

朋友之仁 原錄三十四條 補案一十二條

卷之六

君臣之義 原錄八十九條 補案三十三條

卷之七

父子之義 原錄五十二條 補案二十二條

卷之八

夫婦之義 原錄三十五條 補案一十五條

卷之九

昆弟之義 原錄三十二條 補案一十六條

卷之十

朋友之義 原錄三十六條 補案一十八條

卷之十一

君臣之禮 原錄五十四條 補案一十八條

卷之十二

父子之禮 原錄三十四條 補案八條

卷之十三

夫婦之禮 原錄三十條 補案一十二條

卷之十四

昆弟之禮 原錄一十七條 補案五條

卷之十五

朋友之禮

原錄三十一條

補案一十二條

卷之十六

君臣之智

原錄六十四條

補案四十條

卷之十七

父子之智

原錄三十一條

補案一十九條

卷之十八

夫婦之智

原錄二十一條

補案一十三條

卷之十九

昆弟之智

原錄二十五條

補案一十五條

卷之二十

朋友之智

原錄三十條

補案二十一條

卷之二十一

君臣之信

原錄五十三條

補案三十四條

卷之二十二

父子之信

原錄三十二條

補案一十九條

卷之二十三

夫婦之信

原錄一十七條

補案一十二條

卷之二十四

昆弟之信

原錄一十條

補案六條

卷之二十五

朋友之信

原錄三十三條

補案一十八條

弘道錄卷之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仁

君臣之仁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錄曰堯之為君千古綱常之主夫子之論萬世稱述之宗也大哉者至極而無以加之名亦至變而不可窮之義也天者仁覆憫下之謂也王者體仁長人之謂也仁道至大與天同

弘道錄
卷之一
體而聖人以天爲體夫苟人人而悅之物物而周之是或可
以言語形容也可以言語形容則必有所止息有所窒礙非
可謂之大也是故天惟大則於穆不已而所以位乎上者人
莫知其高深堯惟大則全體不息而所以配乎天者人莫窺
其限量於以見君人者當有包含廣覆無不周徧之心而後
有博厚高明悠久無疆之業斯無負於天無愧於堯且無忝
於夫子之論矣故錄首及之

按孔子刪書斷自帝堯以立君道之極故稱其爲君之大
則曰則天蓋天道卽君道也天子繼天首出參贊化育故
帝典首命羲和欽若昊天卽重華初政在璿璣玉衡肆類
上帝夫豈僅修典祀定曆數之具文哉實欲驗之天人之
交以爲同德合撰之具焉後此商之顧諟周之昭事率是
道也人君能且明白凜則臣下胥寅亮天工而光被四表
自無難事此孔子所由大堯以標萬古人君之法而我祖
之錄亦以是爲首與

外記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
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
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錄曰此所謂堯仁如天也今夫天斯巍巍乎耳苟求其故而
一物罔于真太空而已天烏用哉今夫堯斯蕩蕩乎耳苟求

其故而一夫不被亦虛名而已堯烏用哉倘忽於實務徒事
高遠而曰堯在是焉嗚呼邈矣

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錄曰夫子之贊堯曰巍巍史臣之贊堯曰峻德皆至極而無
以加者也然不越以親九族平章百姓非有神運於上甚高
難行之事而所以謂之放勳者正在此此卽大學八條目中
庸九經之序也帝王治效與聖賢垂訓寧有二哉

按書言百姓昭明而又繼之以黎民蓋古者百姓之與黎
民大有殊也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

之氏國語云同德則同姓黃帝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
有四人而已是故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
名也姓則在上氏則在下姓以統系百世使不相異氏以
別子孫之所自出穆契同出高辛而姓有姬子之殊孟仲
季臧同出於魯而氏各異男子爲氏女子爲姓女生爲姓
故姓多從女姬姜嬴姒姚嬀媯媯是也要之食祿任官之
家或以國或以官或以名以字或以所生之地姓必從賜
至於齊民有名無姓唐元宗言今之姓氏並出自帝王豈
古無民邪張說對曰古者民原無姓凡言百姓者皆有爵
有土者也故放勳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禮有爵命者

爲君服三年也若黎民則但遏密八音而已其隆殺顯然
可見蔡註止據周後言也周時民庶或襲祖宗之賜已各
世其姓周書言百姓有過論語言百姓足則皆率土之民
矣後世姓氏所因不一有以始封爲姓者有以居地爲姓
者有因賜姓而以國姓爲姓者有所出與國同源而以源
爲姓者有推律自定如京房之京筮易以得如陸羽之陸
者有埋羊而自號羊舌馬服而後稱馬氏者有惡音而改
者暴之爲慕危之爲元也有避諱而改者避晉景王而師
爲帥避漢安帝而慶爲賀避王審知而沈爲尤避項羽而
籍爲席避宋孝宗而慎爲真避石晉而敬爲文避錢鏐而

劉爲金也有避仇難而改者奚之爲嵇疏之爲束棘之爲
棗也有音轉而訛者莘之爲辛號之爲郭伶之爲冷也其
他入贅隨嫁乞養妄冒之倫又難悉數是則古之賜姓本
以別異今之有姓反滋混亂雖人人得姓而已大失初意
矣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廼游於康衢聞童兒歌曰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錄曰此可見黎民於變時雍也夫童子無知老夫耄矣安知
所謂帝則邪蓋上古盛時雖愚夫愚婦不啻家人父子其德

引道金 卷之一 四
漸於肌膚淪於骨髓不自知其言之若是三代由此遂採里巷歌謠之辭著爲定制列於樂官被於管絃觀於風化周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正此意也至秦而後槩以黔首爲愚從此扞格可勝慨哉

按堯之時渾噩風高文明未啟一時黃童白叟信口矢辭動合聲韻此自然之天籟非假思索而成也至於封人之祝不見經傳而後世亦有述其辭者曰天下有道與物偕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若始祝而終規者夫以童叟之無知封人之末吏非有一堂喜起之風君臣交儆之責也而旣忘帝力終鮮

忌諱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休和之象盈溢朝野詎得以草昧之天下目之哉

論語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錄曰孔子以大哉贊堯而以無爲稱舜其意何居天一而已以其形體而言謂之大以其聲臭而言謂之無人但見日而爲晝月而爲夜寒而爲冬燠而爲春何莫非天之運動也而究不能窺其形舒而爲恩慘而爲威賞而爲予刑而爲奪何莫非君之設施也而終不能見其跡堯與舜名雖有二實則一爾使舜必曰堯之成功巍然如是堯之文章煥然如是我何爲而不然則見其勞而不見其逸見其大而不可見其泰烏

能恭已南面邪舜惟紹堯以爲治則無非紹堯以爲心心豈
可一物加之哉惟不能以一物加之於心故不見其一毫措
之於外此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之盛非若聲色之於以化民
末也再言夫何爲哉所以深致其嘆美與
書臯陶謨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錄曰舜之爲舜始終本末具見於此蓋居上以寬爲本待人
以厚爲本臨民以恩爲本矜死以哀爲本苟無其本則以何
者而恭已南面乎後世惟漢文帝宋仁宗庶幾近之然而功

效未臻於唐虞者無臯陶之邁種與之共理何以責其身修
思永庶明勵翼哉

家語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退不肖德若
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布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庶類鳳翔
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錄曰王者廣昊昊之德篤生生之恩者也天有四時主於生
物而不主於戕物所以肅殺於秋閉塞於冬者正欲以翕聚
發散於無窮也君有八柄主於養民而不主於殘民所以除
惡務嚴禁暴務威者正欲以保全愛護於無已也是故嘗誅
四凶矣臯陶執之士師讞之雖天下咸服其辜而舜之心怒

然如不得已也如此則何害於好生之德哉使舜之心或主於一臯陶曰可殺吾廼生之生之似仁矣如民害何害民非天也士師曰不可殺吾廼殺之殺之似威矣如心害何害心非德也故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錄曰堯之時浩蕩渾涵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故帝力何由而知舜之時薰蒸洋溢若風之鼓物吹噓橐籥無不周徧故亦知有愠可解有財可阜然皆得於心而應於手有不期然而然者以是播於韶樂安得不盡善盡美邪

夏后氏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

錄曰堯舜禹皆大聖人也家語稱各不同蓋堯素履君位萬古特尊舜禹嘗起側微親民之事不可與如天等也夫子立言之意固自有在

惟和
虞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

錄曰禹何以敏給克齊哉夫洪水滔天下民塗炭正由五行不能相克水火不能既濟天廼錫禹洪範九疇使禹不能敏以從事損其有餘益其不及務俾齊給則彝倫何由敘哉所謂六府三事卽洪範皇極而其仁可親莫過於此

按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千古治道不易之準也政事之道莫備尚書然其施行大端已畢該此九者孔子富之教之孟子井田學校說皆本此故禹貢亦云六府孔修而極之聲教訖于四海蓋不修六府則用何以利生何以厚而不正德則佚居無教卽利用厚生亦不能持久自古圖治者舍此無以爲理而外此寧有他道哉此一言出而萬世王道之本確然有所循據明德之遠不待過河洛而思也

詩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錄曰此所謂極卽大學之至善也蓋天以生物爲心其陰陽二氣乾道坤道何所不用其極乎苟有一毫之未至一息之未仁則不足以生物而不得謂之天矣聖人以養民爲心其恆之秬秠恆之糜芑何所不要其至乎苟有一物之不徧一土之不宜則不足以養民而不得謂之稷矣此仁之至極非周公莫能知之而尊祖配天之祭所由以義起也

按稷佐禹平成而功莫大於率育若陳常非其職也詩兼言之者蓋形生不保何暇更謀踐形之事民以食爲天樹藝非所以成民之天平積德累仁宜其繼禹之緒故夏商以來皆祀稷爲先稽此典亘古不廢若以之配天則惟周家所獨爾

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錄曰夫魚鼈不可以爲命木石不能以厚生禽獸不足以興治胥於陷溺者也故民不食則饑營窟則勞然而良心之天自在也苟無其教則舉世貿貿焉人欲肆而天理窒俾天下含齒戴髮之流而反不如角者鬣者爪而牙者之無以難也何也彼角者止於觸而已鬣者止於逸而已爪而牙者止於噬而已若人而無天經以爲之制人紀以爲之防則其殘民害物有不可勝言者然後知玄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但小補云爾其祀殷配天不亦宜乎

虞書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錄曰臯陶之德何以稱邁種乎言其能勇往而宣布也蓋刑者民之心也大則軀命關焉小則廉恥繫焉民之畏之甚於水火苟雖知其重而或懾嫌避疑逡巡兩可則不得謂之邁亦有雖得其情而不能哀矜勿喜期於無刑則不可謂之種惟一毫無所撓之謂邁一毫無所壅之謂種此民協於中無以異於三聖而粵若稽古不嫌同辭也後人以邁種爲超越種類輒與舜禹同稱者誤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引道金 卷之一 九
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錄曰禹何以有是征乎地平天成遐邇一體不可使一夫不被堯舜之澤也益何以有是贊乎成允成功不自滿假不可以一事而存矜伐之心也此千古偃武修文之法至今有餘慕焉然不可槩見之後世者何也人心不同而主德異也

商書克寬克仁

錄曰寬以言乎其量也寬可加於仁乎曰三王之世如秋蓋不免肅殺之威矣故以寬仁贊湯所謂代虐者與

史記湯出見人張網四面湯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

仁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錄曰此可見其克寬也夫湯伐夏救民者也今觀其於物且然矧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爲之乎後世非無禁捕鳥雀立放生之碑者何以不能感人邪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湯以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故因其及物之仁遂致人歸之衆倘爲仁之功未至偶有一念之施而遽期其效甚者役心於慈悲狗志於清淨專以不殺爲德好道爲仁則亦徒善而已非帝王治世之大具也

按孟子言矢人函人擇術宜慎而今之愚而不仁者輒喜射飛逐走擊鮮烹肥以供他人之貪腹將謂舍此遂無別

業乎夫農工商賈號稱四民敦本抑末尚分輕重而顧日
與鳥獸魚鱉爲羣鰕鯨哀鳴爲快是誠何心邪說者謂天
生萬物本以養人而戒殺放生乃釋氏虛無之教不知徒
飲食日賤恣肥甘日饗以時田獵而不合圍掩羣數罟有
禁麝卵有戒與夫無故不殺悉見禮經非關釋典周茂叔
不除窗前草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治上元見人持竿
道旁黏鳥雀輒取其竿折之子瞻常膳必用魚活者卽縱
池中觀其悠然自得趣蓋世間昆蟲草木各具一生生天
而吾人休惕惻隱無非活潑潑地何爲縱戕物命使之受
無限怖苦而傷咸若之化哉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

錄曰仁道至大可以淺近求之乎肇端於念慮之萌雖微而
不可見及其至也天下莫能載焉至徧而不可窮也智周乎
萬物而不出本心之中道濟乎天下而不外一腔之內此爲
人君者止於仁也抑詩言穆穆註以深遠釋之正與淺近相
反何也蓋君人者如天運於上天惟深遠而不可測故能神
其鼓舞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機君惟深遠而不可測故
能極其慘舒有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之用設使一鼓而雷一
潤而雨皆能知之則人將不貴之矣一指而喜一激而怒皆
能識之人亦何畏之有哉此詩之深意也

孟子文王視民如傷

錄曰此止於仁之心也或曰文王之時未有瘡痍在目也未
有呻吟盈耳也矧惠鮮懷保不啻父母何至如傷乎不知大
聖人處此未嘗自以爲然也夏暑雨冬祁寒小民惟曰怨咨
然則文王之心安得而不切切哉此漸民以仁至於淪肌浹
髓非可以一朝夕求之也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
無父曰孤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錄曰此止於仁之事也所謂文王以百里非必爲天子也方
百里之岐而八百年之元氣休養於其中此非爲政於天下
乎民吾同胞而有癸獨鰥寡之異在聖人視之若身之有痒
疴焉已之有疾痛焉雖欲釋之誰得而釋之雖欲後之誰得
而後之是真能肖天地之德率天地之性視彼殘虐無辜播
棄黎老者相去爲何如哉

按周家以忠厚開基孟子之時周雖微弱尚爲共主乃其
謁齊梁諸君輒勸之以王將置周於何地邪不知當時諸
侯僭王者幾過半孟子發明自古王天下之大道正以杜
無道求王之侈心也蓋緣木不可求魚得道始稱多助惟
不嗜殺乃能一天下惟推不忍之心乃能保民而王惟所

欲聚惡勿施乃致民歸於仁與民同之則雖好貨好色好樂好勇亦可以王不與民同則雖有賢者之樂亦將與日俱喪何自而能王哉昔夫子知其不可而爲之今孟子知其不可而言之令彼諸侯自度不能爲湯武焉知不可少息兵戈以紓民困以靖王室乎况功利說行人心陷溺典籍盡去王道不明非孟子因人而發隨端引告後之人何由考分田制祿之大經發政施仁之次第而王道何以始王道何以成一切無所依據將古先聖王創垂之善政茫然且不復識矣然則孟子之言又曷可少邪

詩周南魴魚蘋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錄曰此止於仁之效也紂居天位爲天子勢可以生殺權可以廢置而其民向背之情乃如此然則老者聞善養之風隣國感遜讓之俗文王豈能招而致之推而去之哉觀乎人心則見天心觀乎民命則知天命矣

周頌綏萬邦屢豐年

錄曰此聖人以仁事天之實天心感應之理非頌禱文飾之辭也然則周饑克殷而年豐果何所由乎紂爲天下逋逃主所任用非掎剋聚斂則彊禦暴虐天心之厭惡不啻雷電之威豈必擇人而施其擊搏乎是故周之饑商之酷也及夫放牛歸馬黎民復業良善得生以穰之躬稼教商之遺民是故

殷之安周之福也此詩言外意也

周史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曰道路遙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於郊廟

錄曰此書契以來所僅見者聖人功化之極方有此應也夫周家積功累仁千有餘年以至文武成康之際真元會合天地於此交萬物於此泰上而三光日月明風雨時下而九州山不童川不竭進而在疆嘉禾生岐麥秀退而在郊鳳凰鳴

麒麟出則遠而八荒寧無重譯來王之事乎此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不然白狼白雉何益於浸衰稽首呼韓何補於不振至新莽加之以褒頌祇為篡竊之媒爾可同日語哉詩召南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錄曰愚觀甘棠之詠而知政教之入人與夫恩澤之及物譬之和風焉播於春煦之時而人不以隆冬之閉塞少之也譬之甘雨焉沛於長養之日而人不以大旱之枯槁忘之也今去召公之時不知其幾後人誦其詩而思其樹宛然甘棠之在目焉不知生於斯世者更當何如矣此君子所以油然有

望於後之良牧守與

按周公佐武滅殷輔成踐阼安反側作官禮才德盛備無待言矣至於召公相周公定鼎洛邑又分主陝土甚得兆民和其功頡頏論者必並稱周召然當攝政之際未免同列之疑必待作君奭歷敘伊尹甘盤格皇天又有殷前事乃始釋然而悅何哉蓋古聖賢處君臣之間粹然一出於正直所謂和而不同非若後世沾沾務爲同寅協恭者也論者以周南絕無周公之詩召南獨有甘棠之咏必推本於能布文王之化使人被之者深然則微文王召公之德將不繫人思乎抑東征四章亦將推美成王乎說詩之泥

不僅以文害辭而已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一發五豨于嗟乎騶虞

錄曰詩言召伯之餘恩有以及於庶類遐思二南之世其君則麟也臣則騶虞也士則羔羊也民則兔罝也何其和氣之充塞如此乎夫和者天地之心而神明之德也人主和德於上百僚和輯於下則萬物之和自不期然而然者後世有獻騶虞儒臣競起作頌彼誤以爲文王之時真得騶虞邪

易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錄曰從古言仁者多矣夫子始密察之乾稱父坤稱母非有聖人成位乎中則天地何由位萬物何由育故德不可以徒而視也必能體仁然後足以長人故位不可以虛而拘也財者民之心得其民斯得天下故仁不可以汎而施也蓋絜矩則曰仁放利則曰怨所爭在公私之間而已

按立國之道雖古聖王不能廢財而什一在所必取然所謂財者非近世所用金銀之屬也禹貢賦金虞書金作贖刑皆止資飾器用不爲貿易周禮秋官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入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是也考禹鑄歷山金爲幣以卹水災

商湯因之亦鑄莊山之金救旱權時之急不長爲用周初太公立九府圜法於是銖錢流行竟等貨布然錢重滯而難攜輕少則所值益無幾是以利用而無患厲王時榮公好利黃金始興沿至戰國諸侯以此餌士說士以此驕人並以金多爲上故兵法有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燕昭王有千金養士之說秦兼天下定幣爲二等遂以黃金爲上銅錢爲下以貴賤爲差漢武元狩四年創造銀錫白金三品圓象天其文龍重八兩用三千方象地其文馬重六兩用五百楯之象人其文龜重四兩用三百銀與金又分爲二至唐租庸調法有輸銀準蠶鄉之制宋歲幣有輸契丹銀

引通鑑
卷之十一
三
絹賜西夏銀絹茶綺之例銀錢互用始此蓋銀輕於錢約之盈握可以足跡徧天下而無憂衣食人咸以爲便於是爭寶之然秦漢以來金價尚賤師古註曰古一斤金十兩若今萬錢董彥遠曰漢一斤金重四兩直二千五百文唐時用銀畧與金同是皆以錢爲主以金銀準之故俸曰俸錢帑曰官錢賦曰錢穀鹽鐵各稅曰錢緡五代袁正辭積錢有聲謂求其同類梁江祿積錢傾壁譏崩乎銅山以至滕王貪而賜賈錢之索一車刺史虐而欲每家之錢三斗倘斯時銀可代錢何不於銀是求邪唐食貨志憲宗時商賈至京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自以輕裝趨四方合券取之謂之飛錢錢之難攜如此人輕其鄉盜劫其主之患何自而作聚人之義取諸斯乎是以聖王必貴五穀而賤金玉也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

錄曰元者善之長也易以元爲仁故君職體元相職調元君子體仁長人可不於元是重乎舜典元日義始諸此其無事必書首時者蓋正乎始以保厥終此春秋三始之道皆所以明人君之用而大一統也

按三代正朔不言改時月者蓋朝賀班政諸大事皆以所改正朔行之夏以寅商以丑周以子爲改正周以夜半商

以鷄鳴夏以平旦爲改朔其時與月則一仍夏時之舊各國有不同者協之而已商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卽位紀元皆以丑月也周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頌維暮之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周禮中春命蠶婦司裘季秋獻功裘凌人正歲斬冰遂人正歲簡稼器及禮記秦呂不韋所作月令一篇皆足爲歷代不改時月之明驗卽秦建亥始改年朝賀皆用十月朔至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則臘仍丑月也遍考經史並無改月之文惟漢劉向舉春秋所書十

月隕霜殺菽十月雨雪正月大雨雹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指爲周正以紀不時後之論者因言已改正朔必改時月乃雜括他書冀証已說然據所引數者卽夏正亦可以不時言也至書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正與書大有年大無麥禾不於秋而於冬同例蓋二月開冰薦廟至此而始可定其無爰於此月書之曷足異乎夫夏時隨斗柄所建亥子位乎北旺於水故爲冬寅卯位乎東旺於木故爲春此天道不易之候聖人奉若之本若改月不改時則應書冬十二月冬正月冬二月春三月春四月春五月矣揆諸氣候斷無正二月稱冬四五月稱春之理若時月並

改雖陰陽已萌即可謂春夏溫涼乍變即可爲秋冬然每月節氣中氣必不可移易倘春將盡而纔舉迎春之典春已始而猶存冬至之名顛倒錯亂則愚者必駭智者必譏本以作新民志豈反動疑百姓之耳目哉周易以四德配合四時八卦流行一歲若改月改時則以春爲貞以坎艮爲春舛紊失序事之必不然者紛紜之議止以此折之有餘何必一一而辨之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錄曰所謂忍者以亦加諸心夫心非可亦也有形之鋒可避無形之鏑難當也是故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至毀人宗廟遷人重器繫人旄倪孰可忍哉梁惠王不忍其民之饑至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又何忍哉蓋孟子之時去古愈遠其於怵惕惻隱之心蕩然鮮矣若非以其良心真切處人可得而驗者觀之則亦何益之有此赤子入井之喻所以發前聖所未發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

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設
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
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
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夫滕壤地褊小
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
畝餘夫二十五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錄曰孟子告滕文以什一之法猶有子告魯哀以盍徹也自
書契以來論仁政者莫詳於此然而君子未嘗不憮然嘆惜
者非言之艱行之惟艱聖賢之法言猶匠氏之繩墨醫師之
方術也不欲爲方圓則已如其欲爲方圓也而曰我般輸其
可哉不欲爲鍼砭則已如其欲爲鍼砭也而曰我盧扁其可
哉故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聖賢之究心如
是而已豈後世刻意成功期效且暮者比乎

按此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於北宮錡問章見列爵分土之
遺制於此章見學校井田之良規蓋孔子時惟夏殷禮不
足徵而昭代之章程尚在亡何而至戰國雖未經秦火之

阨而邪說橫行諸侯放恣時王之制已自蕩然無遺向非
留心平治好學深思如孟子者烏能歷歷指其大端井井
析其條件也哉今諸言具存自可潤澤然必有關雎麟趾
之意方可行周官周禮之文後之聖人果能克明峻德建
極而推行之安在井田封建不可行於今日哉

禮記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
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是月也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以教道民乃修祭典
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麇毋卵
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

錄曰於禮記而獨取月令者世道浸降仁道漸微惟聖人上
奉天道下修人事而盡其在已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
術卽大易資始資生春秋體元調元之義也

漢紀文帝元年春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
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阨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
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錄曰以元年之詔繼月令者漢承秦後人君之恩希濶寥落
譬則天地閉塞而成冬也讀是詔若枯者復生絕者復蘇此
何等治象邪益以見天地之生機必無泯滅窮盡之理所謂
沍寒之後必有陽春世道升降固如是也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

錄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帝可謂能舉斯心矣雖然西伯善養老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導其妻子教之樹畜帝知賜民老而使長吏閱視丞若尉與嗇夫令史二千石各遣吏巡行不稱者督之嗚呼何不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使長吏各屬分任其責乎不則止爲煦煦之仁而已

又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錄曰孟子稱文王仁政必曰罪人不孥帝雖未能究竟擴充然而漢之元氣已勃然矣賈山謂山東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者以此

按孥戮二字首見夏書而文王治岐以不孥爲仁政則是三代以前亦有連坐者矣秦創族誅之法務爲刻深沿至後世文網遂密舉所謂五流之屬均僉妻子遣發名曰完聚行之千百年莫之或改虞書曰流宥五刑流者其罪本不至死故止流其身非如犯極刑者之全家坐徙也律當問流則不當并徙其家也明甚蓋流人之妻子非有罪者

也以無罪之人而驅之攜老幼涉荒徼冒寒暑桎梏繫纆
饑疲勞劇在常人且不堪而况婦女之怯懦嬰孩之單弱
哉挈妻而往猶一身也子孫隨之將世世矣是使丘壠化
爲荆榛家鄉淪爲異域筑筑孤子魂魄無依固仁政之所
哀矜而急宜通變者也且如重辟之犯每遇秋審刑者及
身而止輕者擬爲矜疑無非求其可生之路迨一經末減
遂引僉妻發配之條則欲全一人之生而反濱全家於死
地又何如緩決者之長繫獄底稍得須臾毋死乎揆之立
法初意何輕重不倫若是說者曰流者終身不返而顧令
骨肉離析尤非人情則不必著之令甲而願往者聽此情

法兩得聖世莫大之仁政也

二年秋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之所恃以生也民或不務本
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耕以勸之其賜
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錄曰此帝用賈誼之言也夫誼通達國體者也豈不知背本
趨末之故與任民所耕不限多寡遂致豪右兼并貧民逐末
此探本之論也末技遊食之民非不欲歸耕也無立錫之地
則何所措手足有國者可不務通變乎誼嘗勸立漢制更秦
法言而無益故就帝之所及語之而帝愛民之仁出於天性
其親耕以率天下而賜民田租之半豈非千古曠典然不知

有識者觀之祇以爲豪右勸耳而小民亦不過爲有力者所役使非三代勸農之道也

十二年春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憂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錄曰此帝用晁錯之言也夫錯刻薄寡恩人也猶能知務農貴粟之道其募民入粟拜爵曾未幾時而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再賜民田租之半後世頻歲屢行而輸粟未

能若是何也蓋文帝之募民以爲民也後世之募民以爲己也文帝以無窮之財供有限之用而後世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用此其所以異也

十三年夏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錄曰自是爲始不收民租者十有餘歲豈非千古之罕儔與蓋惟帝躬修玄默而將相少文多質是以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滋繁然帝之富庶皆自己損之於民究無與也蓋豪強占田逾多美收大半官除田租不賦而私家必

取盈焉雖堯舜不能有所益也故君恩重於三代而民賦酷於亡秦苟不能探本而祇蠲振以資豪右可勝惜哉

按三代以前什一而稅世祿之家錫有采地農夫力而收之田公卿逸而享諸室一似今之佃戶者然其實悉準公家賦額並無畸重之科及井田既廢富者兼阡陌貧者無立錐富者不得不資人之力貧者不得不耘人之田而常賦之外漸至多取數倍以自封殖蓋勢有不得不然者夫以衣租食稅之人與沾體塗足者較其甘苦奚啻什百一旦蠲除令下而曰於彼無與焉是使澤不下究也且蠲除之舉原爲甦困窮而非以資豪右也議者謂有田之家其

肥瘠之分因乎地豐歉之數繫乎天繇役之繁簡存乎有司豈盡坐享成利乎然以較之力田之夫終歲勤動而不足仰事俯育者大有間矣則凡遇浩蕩之恩務使公賦與私租各霑其半斯固情理之平不易之法也

十六年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饗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

引道錄 卷之一
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意吾未能得
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
意遠思無有所隱

錄曰文帝之爲民無以加矣何以曰愚而不明乎夫丞相人
君所以備顧問指迷解惑者也有如張蒼者水土之不辨何
以責其率意遠思哉傳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苟有均民之心
以度田則給以計口則益何患古有餘而今不足也徒知反
躬而不知所以反徒知省過而不知所以省徒與丞相列侯
等議而不知所以議孟子不云乎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
讀是而後下詔必有達其咎者

按酒醪靡穀非但荒歲宜禁實厚生正德之大閑也蓋耕
夫有數沃土有常多種一項之秫卽少一項之秔而省一
種秫之農卽多一種秔之耦推之而酒材耗穀酒母耗麥
酒人耗工累累多端皆可節省留爲有用之貲且樂酒之
害不特沈湎爲然其間曠時失事昏志損神甚有以典衣
爲佳話荷鍤爲曠懷者狂藥溺人一至於此此單氏所以
謂觥籌爲獄地而陶穀謂醇酎爲禍泉也抑不特此也萍
逢行掠向非酒何以合其謀調笑成姦向非酒何以張其
膽割刃人腹向非酒何以發其忿諸凡傷化壞俗喪身亡
家半由楛杓此而厲禁禁之誰議其苛宜定爲制苟非祭

祀燕享頤老扶衰不許私相聚飲而根株之絕尤在少種
秣稻區處有方浮費祛而衣食自足財用省而貪邪罔興
民德民生胥有所賴所關豈淺鮮哉

景帝元年夏五月復收民田租三十而稅一

錄曰責文帝者春秋之義錄景帝者善善之心也景之於文
不自慊矣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乎後光武六年詔
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夫所謂舊制者元年之制也
文景之德澤其長矣乎

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
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源也夫饑寒並至而能

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
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
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
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
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
錄曰以文景之時而乃有詐僞之吏貨賂漁奪無以異於爲
盜者何不責之輔相而獨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乎蓋自蕭曹
畫一之後陳平問錢穀不對反加稱善丙吉不問道旁死者
以爲知體王陵一以正對則謝罷之亞夫奉帝如約則又罷
之而陶青劉合衛綰皆庸碌者流何能責其裁成輔相以左

右民哉故終漢之世無一相業可觀者亦安望縣丞長吏之
皆得其人哉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
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
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
金珠王者坐贓爲盜

錄曰景帝不作雕文刻鏤錦繡纂組及禁采黃金珠玉與文
帝之敦樸無異二帝所以致殷富之本端在於此夫弛於民
者有限而費於上者無窮苟弛其一而用其二雖有弛之名
其弊正如景帝之所戒者故必有坐贓爲盜之令而後有帶

牛佩犢之風爲人上者不可不察也

按民生富厚則禮讓自興而致富之由必始崇儉邇來驕
奢僭越相效成風日深一日漸至富者貧貧者盜害無所
底推原其故皆緣人情好勝羊質虎皮外事塗飾而中鮮
蓋藏以致此極也夫苟預爲之限冠婚喪祭宮室輿服貴
賤各有定制不使踰分妄行不惟一衣減中人之產一宴
損半歲之糧而卿大夫以至四民凡一舉動卽分等威則
民志定而家可持久足民之道舍此曷以哉然其浮薄之
興東南尤甚是在居上者躬行節儉以倡導之而更嚴法
以繩其後庶乎其可衰止也

食貨志漢興自天子不得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孝惠高后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地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文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間國家無事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乘牝牡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辱焉

錄曰此有若對哀公之言至是而始驗矣漢承秦制以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三十六郡諸侯之國居半焉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又半焉其詔書屢下賜民田租可謂出之者有限蠲之者無窮矣漕轉山東粟歲不過數十萬石而公私裕如然則二猶不足之歎與夫千八百國而奉一人者可不待辨而自明矣豈非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哉惜乎聖賢之言不見用於當時而取效於後世也雖然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而已漢以強榦弱枝徙豪傑於關中不患其不富患無以節焉爾而罔疎禁濶物盛貨盈民間且然矧繼以雄材大畧之主乎此亦時會之所必至不可徒歸於盛衰之數也

引通金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
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
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
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錄曰詳讀史贊未嘗不憮然嘆息見先王之遺恩焉然則可
比於三代之君否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庸曰其次致
曲性之不可以不盡也如此夫剛柔未發之謂中發皆中節
之謂和其次則必自其發見之偏者而充之以極於天命之
本然洪範所謂建用皇極又用三德是也古之聖王撫世馭
物因時制宜陽以舒之陰以斂之故能納天下於皇極帝之

天資可進於是乃不能窮致事物之理推極本體之性廣求
賢良以朝夕納誨故其功用止於一時固無能進於三代矣
雖然有高明光大之董子無以易好大喜功之世宗而少年
才美之賈生安能勝多質少文之絳灌乎此伊周遇主湯文
共濟咸有一德之難再也

按三代而後誠心愛民之主必以漢文爲第一吾祖錄之
備矣尚微有所不滿者蓋以去周末遠一切致治之具猶
未盡湮高祖馬上治之誠日給不暇使帝有意久大蒐輯
講求則必有稽古之士起而贊之於以潤色鴻業育正萬
民雖三代之制至今存可也失此不圖而時移世易積漸

消亡訖於不復律之責備賢者之義有不能解免矣
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蜀地辟陋文翁欲誘進
之乃選郡縣小吏閒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
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
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
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
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
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
弟子繇是大化比齊魯焉後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
文翁始蜀民爲立祠歲時祭祀不絕

錄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此王政之本也文景之
鴻業惜乎獨少此耳天廼篤生此翁創起西蜀一隅繼世因
之郡國皆立學校以至於今猶如一日不但爲王者師直可
爲萬世法矣歲時祠祀豈偶然哉

按史稱文翁守蜀于禮殿圖孔子及七十二子像孔聖有
像始此漢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亦繪孔子及七十二子
像至搏土肖形始見於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奏疏然元
瓘疏言先師顏子像見立侍請據禮文合從坐侍是前此
已有塑像特因元瓘言改十哲爲坐像又增曾參像次十
哲耳宋太祖詔修飾宣聖十哲像畫七十子及先儒二十

一人像于東西廡元太祖初平燕京卽金樞密院建廟立
學明初北監塑像猶仍元舊蓋歷漢唐宋元像未嘗一日
廢繪與塑一也明嘉靖九年權相張璉忽倡異說令學宮
毀撤聖像易以木主時編修徐階禮科王汝梅等疏爭甚
力皆不聽嗟乎璉之言不過曰塑像之瀆同乎釋氏耳不
知孔子有像始於西京佛自東漢時方入中國是釋氏像
教乃竊吾儒之似踵爲之而非孔聖之同乎釋氏也明甚
况肖像昉於傳說鑄像起自范蠡璉何嘗一之聞邪嘗考
祀典所載如天地日月風雨雲雷山川岳瀆原屬無形固
宜止用神位若孔子爲萬代共尊之師表當時實有可畏

之威可象之儀今雖邈不可接幸其像之僅存庶幾髣髴
萬一而乃一旦毀廢視同土苴以絕人之起敬起愛非侮
聖之尤者孰敢出此往余謁白鹿書院見先師及七十子
道貌巍然爲紫陽夫子所作夫紫陽之於聖賢法則不知
幾費講求而獨設像于廬山國學使人得至今瞻仰吾儒
誦法前言往行非其信而可遵者哉方璉議始行郡縣多
不敢遽毀往往藏之複壁幽暗閉塞距今已百餘年言念
及此有不蹙然顙泚者必非人情所當斥邪臣之臆說復
歷代之舊觀使天下後世謂聖像久廢而復設實自今右
文之朝始書之史冊不亦休哉

黃霸明察內敏溫良有讓自武帝用法深昭帝遵之以刑罰痛繩羣下俗吏上嚴酷而霸獨寬和爲名宣帝垂意恩澤詔數下吏不奉宣霸爲潁川太守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力能推行之民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以是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

錄曰孔子告哀公以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孟子告齊梁諸君皆諄諄雞豚狗彘之畜鰥寡孤獨之養當時莫之行者至漢而後黃霸力能任之可見政本蒲盧之易民無今昔之分惜乎限於潁川不獲徧於天下矧獨長於治民拙於輔相此治非三代效非聖賢所由分也

龔遂爲渤海太守時年七十餘宣帝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赤子弄兵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固欲安之耳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郡聞新守至發兵以迎遂遣還移書屬縣悉罷逐捕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單車至府郡中翕然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籩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錄曰龔遂之對古今之名言也帝稱信賞必罰吏習民安其此之類乎嗚呼龔遂往矣鉤鉏刀劍彘牛鷄犢不與俱往惟吾善懷而已有如戶鷄家彘帶牛佩犢猶患不治而口刀舌

劍揮戈露刃致使良民胥爲寇讎者獨何心哉

按便宜從事吏治所以興也漢時郡縣連數千里而上又無節度廉使等官以制之若韓韶賑萬戶之流民張詠斬一錢之庫吏生殺自擅令無阻撓以故意得展施而權無旁諉然後課其殿最責其成功卽有不稱從而罪之夫復何怨今一郡之守自監司而上無不拘以文法興一利也除一弊也必循序申請允者未必什一其惴惴焉逆計上之不從不可已而已焉者不知凡幾其行之濡滯而無及於事者又不知凡幾掣肘如此而欲吏治循良克媿往古烏可得哉唐馬周謂太宗曰百姓治安惟在刺史守令今

朝廷獨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然太宗嘗疏守令姓名於屏風坐臥觀之且謂縣吏尤爲親民不可不擇可謂重矣而馬周猶切言之則惟有慎簡之於前而弗牽制之於後庶使長才偉器悉心愛民者得以行其志而吏道日進於古矣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遷南陽太守爲人勤力有方畧好與民興利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闕數十處以廣溉灌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更爲作均水約刻石立田畔以防紛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其

化大行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杜詩少有才能建武中爲侍御史安集洛陽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拜成臯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室殷足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錄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聞其語矣至是而始見其人焉所謂民至愚而神又曰民情大可見豈不信然

按父母於子相合以天恩義莫逃而守令之於民也不過適然相遭徒以分相繫以權勢相馭而已上下濶絕秦越

邈然使非實有欲民之生欲民之聚之心謀其室家去其疾苦如康誥所云如保赤者亦烏能曰慈君曰神父動此愛戴之聲也哉夫受天子命而來爲吏所衣所食惟民之自出固受其直而傭以代民爲所不能爲如柳子厚所言者也魏司馬伯達治棠陽值縣調船徒前徙之民皆私還助役漢劉平爲全椒百姓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感人真如子來必非無本今之鄉士大夫相稱縣令爲父母然循名責實期於相副倘有如路人若浼已者一聞此稱能不悚然動念必如詩之所云樂只愷悌庶其無媿於父母之名乎

張堪志美行厲年十六受業長安諸儒號曰聖童世祖時徵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乃于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帝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計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轆車布被囊而已

錄曰自古吏治之善必始於富民而欲致西北之民富其法必自興水利始古之漁陽卽今之京兆近郊也如堪之開稻田而民遂以殷富使能仿而行之豈獨以東南爲財賦之區

哉說者謂有近費而無近功故棄之爲石田委之於砂磧其亦難與慮始而未見古之樂成者與

卓茂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遷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不忍欺嘗有訴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徃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也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蔽人矣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教化大行光武初訪求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

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晉封褒德侯

錄曰范曄謂建武初雄豪方擾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武式閭表位何以異哉然則雖以茂之醇德實由帝之至仁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建武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錄曰自漢至今千五百餘年龔黃卓魯之名未嘗泯滅不但生榮死哀而實超今邁古唐宋以後難乎遇矣人亦何不樂爲廉吏而享此大名邪

唐書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

錄曰董仲舒嘗曰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時武帝方興功利竟不能用哀帝時師丹復言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爲限時貴近未便亦不果行及後王莽假王田之名增亂長禍則何益哉晉武平吳而後雖有占田七十畝之制未幾南北交爭至魏孝文始納李安世言行均田法齊周隋因之嗚呼孰意兩漢四百餘年間大儒建議屢言而不足而區區六朝之際李安世一言而有餘逮於有唐毅然行之豈非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唐制度田以步其濶百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歲爲中二十一歲爲丁六十爲老

弘道錄 卷之一
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鄉田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

錄曰此唐授田之制也蓋自五代雲擾之後民之歸農者無幾後魏因之各以露田授民露田者荒田無主不栽植者也諸桑田不在所授之限桑田者民之永業所常治者也唐世因之遂有世業口分之別意其初亦非公收在官而授無田之民祇因桑田不在所授之限者而名爲世業因露田原授於民者而限爲口分不然若世業旣官爲樹以桑棗所宜之木何以仍得買賣口分旣隨其老幼之等差丁壯之衆寡鄉田之寬狹而官爲收授之則是但令食其所出不令擅其所

有何以又得并賣之乎古之立法最禁徙鬻王制曰井里不鬻孟子曰死徙無出鄉今令庶人各地遷移自狹鄉徙寬鄉

又得并賣其口分田惟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如此則民安得不徙安得不亡又安得所收之田而更以授人乎凡此施行矛盾不知作史者之悞抑爲政之訛也夫自秦而下千四百有餘年間而能行授田之法者自唐伊始固足以見其難矣而其制不無可疑至永徽以後始禁民不得買賣買者還地而罰之抑後矣無惑乎兼并之如故也

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

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會要云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純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者麻三斤

錄曰此唐徵科之數也所謂租庸調者以人丁爲本而調之云者猶曰調劑之調蓋以土產各有所宜如絹綾純隨宜賦其一非謂各二丈爲六丈也布麻亦然今志歲輸絹二疋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桑鄉則輸銀十四兩是反重於常筭矣觀者要當以通典及會要所載爲正

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勲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博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稅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

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濶陘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歛凡歲稅歛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之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十之七者諸役皆免

錄曰此唐蠲復之政也自王公以至庶人皆有品節限量使其子孫能世守之何患不久致太平乎奈何不旋踵而失之也故愚嘗謂漢子孫能守三十稅一之法而其祖宗不能創什一中正之規唐祖宗能設科條禁令之目而其子孫不能存節用愛人之念均無能及於三代也

太宗方銳意圖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

錄曰此唐殿最之法也京官五品以上各舉守令一人是重之於始也考課以鰥寡少者進是重之於終也究其實力舉行莫若諸州刺史奈何自貞觀以來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帝雖銳意於治其能身率天下乎此唐之良吏所以不若漢世之多也

租以歛獲早晚險易遠近爲差用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

下無過五十疋異物滋味狗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錄曰此唐轉輸之政也至兩稅而後夏輸六月秋輸十一月此政廢矣時太宗方銳意於民絕嗜欲黜玩好且未舉封禪征伐之事故其立法寬大如此貞觀以後漸不如矣

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歛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於五斗爲差歲不登則

以賑民或貸爲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錄曰此唐救荒之政也太宗方重守令之選刺史縣令皆得其人故立社倉則足以賑立義倉則足以給立常平倉則足以儲若無守令之賢欲自王公以下計墾田而歛之則增一厲禁矣此又爲上者所當知也

按唐去古益遠而能斟酌損益成一代之規模當時皆以爲便及貞元間詔天下兩稅三年一定戶籍沿至於今猶師其遺制可不謂善與蓋租庸調三者卽孟子云粟米力

役布縷之征也授田之制亦仿井地之法若能踵事求詳務期永久豈非三代不難復見乎可知致治之道不必他求典籍具存惟在有心振勵者神而明之衆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未可藉口於新莽已事而以反古爲迂疎也

貞觀卽位之初常與羣臣語及教化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食渴者易飲上深是之封德彝不以爲然上卒從徵言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馬牛被野斗米不過三四錢東至于海南至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羣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於今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錄曰易之大過曰棟撓利有攸往亨九二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夫太宗有大過人之資而鮮天德王道以爲之本棟之撓也楊之枯也幸而貞觀之治又得王魏房杜諸賢以爲之輔老夫得其女妻也故雖棟撓楊枯之象而亦有亨道焉有利道焉君子故不之拒也

宋史仁宗天性仁孝寬裕喜慍不形於色初封壽春郡王講學于資善堂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丁卯冊爲皇太子

錄曰自史冊以來數千百年未有直諫爲仁者帝可謂僅見

矣夫蒙以養正聖功也方是時帝之天性渾然正人皆可爲堯舜之時開資善堂以講學養之於正不以私冒干之乃作聖之功用而宋朝家法過漢唐遠矣

以叅知政事李迪爲太子賓客迪等常侍燕東宮見帝容止端莊雖優戲在前亦不顧他日因奏事言之真宗曰平時居內中亦未嘗妄言笑也

語出遵堯錄

錄曰迪之風烈頗聞而辭太傅不已過乎夫公孤以輔佐天子師保以儲養東宮亘古以來之成法初不因太宗之時立而有立而無也自宋專任宰相天子無公孤以詔左右則太子無師保以相前後其立法不如成周矣

按真宗素知其子仁孝謹厚可以託付天下之重乃其後周懷政陰謀內禪真宗怒甚欲併責之迪從容奏言陛下有幾子尚欲如是遂悟而止則斯時之語若預爲異日地者曹魏以邢顒爲少子植之家丞顒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爲植親愛楨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蓋遇非其主則法楨之盡規遇得其主則師迪之廣譽方爲當可然楨已見親近而能以實自言尤爲人所難得其品豈不高於漢之晁錯陳之江總百倍哉

四年詔太子監國五日一開資善堂太子秉笏南面立輔臣叅

決諸司事聽其議論曰但盡公道則善矣

錄曰帝之於已也不妄言笑於人也務盡公道此何等粹白也蒙之九五曰童蒙吉其帝之謂乎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遺詔太子卽皇帝位

錄曰是時帝年十三如龍之方蛻未就雲雨也如麟之方趾未就踐履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豈非以其施之未達性之未固哉苟外有伊周以輔之內有太姒邑姜以成之則太甲成王不足媲美矣惜乎劉后專制於內丁謂之徒交結於外苟不得王曾正色立朝烏能成九二志應之功哉觀聖人作易之意則知仁宗初政之所以分矣

明道元年詔曰朕猥以眇躬纂茲洪緒旣絕畋遊之好又無臺榭之營十載於茲未嘗暇逸不意掖庭之內火禁非嚴一夕延燔徧於八殿緬思降儆敢怠省循其令內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毋有所隱

錄曰帝時春秋鼎盛未有失德而所稱十載未嘗暇逸又非虛言則天災何由致乎夫掖庭房闈之地八殿老陰之數章獻之稱制將謝矣此其除舊布新之先見者與

二年三月帝始親政罷修創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

錄曰仁之親政與哲之親政大不侔也仁之親政罷修寺觀

哲之親政創行新法仁之親政裁抑僥倖哲之親政召用凶邪故一則中外大悅一則忠良喪氣得失之分較然矣

按上之所感下必應之其機所向無少偏違無少遲滯觀仁宗始政舉措一當而中外卽已大悅從可知矣乃論者謂矯偏救弊其積漸不止一日必非三月期年所可期效然觀曹操承亂離之後民棄農業州里蕭條一用棗祇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力耕不數年倉廩皆滿軍國富饒再用崔琰毛玠典選舉清正之士而士卽皆廉節自勵雖貴寵輿服不敢過度劉裕繼晉政寬弛桓氏繁密之後用劉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俗不盈旬日百官

皆肅然奉政風俗頓改夫以操裕譎詐之徒任用得人且猶速效况乎至誠感人者哉是以君子第慮政之不卽施不患民之不易化誰謂王道無近功也

帝見章聖東封西祀及修玉清昭應景靈土木之役過爲奢侈極天下之巧謂輔臣曰此雖太平盛事然亦過度當時執政大臣不得不任其責呂夷簡曰府庫一空至今不充實者職此之由帝曰如此等事朕當戒之

錄曰此帝之所以罷修建也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司馬光曰祖宗法度善者雖百世不可改若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時東封西祀土木繁興不過竭天下之財若

青苗免役掊剋歛怨將以失天下之心諉之安石猶可言也
篤於君親不可言也其知者以爲繼述不知者以爲擅改然
不知祇皆彰親之過而與克蓋前愆者不侔矣此宣仁社飯
之頃所以異於章獻撤簾之日也與

初仕者皆依托權要以希進用仁宗嘗謂輔臣曰比來臣僚請
對其欲進者多求退者少何也王曾曰士人貪廉繫時之用舍
惟朝廷抑奔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帝然之

錄曰此帝之所以抑僥倖也夫僥倖之人行險者也其始也
依阿容悅無所不爲其終也患得患失何所不至故人君必
深惡而痛抑之然非至公以存心至明以燭物未有不以小

廉信其大節而假以欲退之意遂其躁進之心者故曰清心
知人又曰知人則哲闕一不可

按奔競之風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倡之自上其流及下非
一日矣夫唐虞之朝揖讓相先爲國之道禮讓爲急使非
有雍容謙退之意行乎其間則躁進妄干冒昧求合其風
尚可問哉卽如貢舉大典繼以糊名易書已疑臣下有欺
妄之事甚至解衣瞭望則視士子爲鬼蜮之徒興賢育才
雅意掃地已盡乃有不知悔悟妄希進取者仍然趨之若
鶩而欲士敦實行臣效公忠其可得乎故在廷必無呈身
識面而後可爲良臣在鄉必有閉戶好修而後可稱碩士

其或因利取榮飾名自薦者必痛加遏抑終身不齒庶幾
上有所懲下有所視頽波或可漸返也

景祐二年王曾同平章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
人不敢干以私引用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曰明揚士類
宰相之任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徐應之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
已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卽位也太后将有專制之患
曾正色危言以立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帝德日就太
后亦全令名

錄曰夫曾哀然稱所謂大臣者也則其於士類不猶造化之
於物乎其心必欲人人得盡其才然亦間有不能盡者惟反

之至公至誠在我無愧而已倘孜孜以效用爲恩舍置爲怨
則爲大臣者日益不足矣若呂許公未免不慊於此此其收
恩避怨與危言正色之所以不同與

按人君爲治首在擇相此時韓富諸公濟濟盈朝號稱極
盛及夷簡一用而郭后廢道輔黜帝雖後悔嗟何及矣故
人臣稍有已私必至貽累君父惟是休休有容而後子孫
黎民長享無窮之利徒取才技曷足勝任哉

慶曆元年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大赦自西夏用兵帝爲盱食
知諫院張方平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願因郊赦推廣皇仁開
人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

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錄曰蒙正丞稱夷簡有宰相材於此見之乎夫仁者必有勇此西事之當競也然而君子不之競者豈徒廣人自新之路哉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恒亡其殆張呂二公之微意與

時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杜衍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夏竦旣罷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曰惟帝龍興徐出門闔大聲颯颯震撼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

惟汝仲淹汝誠予察爲予司諫正予門闈爲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于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弼悅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契丹忘義敢侮大國弼將予命不畏不怯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惟仲淹弼一夔一契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其人渾樸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轍轍言論礫硠忠誠特達萬里歸來剛氣不折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

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皇帝聖明忠邪辨別
舉擢俊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錄曰當時有傳慶曆盛德詩於蜀中者其人欲識之雖然豈
惟當時今人誰不欲識之哉執政諫官國之元氣朝之命脉
繫焉帝有包荒之德而諸賢又能奮其剛斷之勇此正泰之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者宜乎衆賢進而大姦
去矣然則所謂朋亡者何也夫君子之同道美矣小人豈能
忘情旣已交章論罷而又形之詩歌亦已甚矣故有石介之
頌則必有女奴之書有如茅之作則必有似葉之嘆此介禍
之所由始亦黨論之所由起也聖人之垂戒深哉

時久旱帝謂輔臣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禱昨夕
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
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槁苗可救比欲下詔罪
已撤樂減膳恐近於崇飾虛文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爾
錄曰祈禱古人所不廢至有以身代犧牲者以蝗吞口中者
何槩未之錄乎此正崇飾虛文之謂也蓋天無日不在人中
惟有一德格天而後以六事自責苟無其實則亦徒然而已
此帝之精心密禱所以致天人之協應也

范仲淹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爲開天章閣
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仲淹惶恐退而上

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時天子方信向之悉報可

錄曰文正之立心以老成忠厚爲主先憂後樂爲事其品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仁宗之銳意以得賢安民爲寶禎祥朕兆爲末其治如日升月恒不可量也夫漢文一問錢穀決獄幾何平勃不能荅而遂已而况開天章以延之入給筆劄以誘之言乎此而不皇恐者鮮矣然而不如古者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帝之延問有餘而信蹈不足是以謨雖訂而命未定意雖銳而功未成此後世之恒患也

時二府合班奏事韓琦爲樞密副使雖事屬中書亦必盡言或指其過失同列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賢材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嘉納之

錄曰傳稱惟仁者能受盡言琦不遇帝安能獨識之哉是故治平之末琦嘗盡言矣神宗漫然不應熙寧之初琦亦盡言矣非惟終以爲疑甚至條折其不然刊石訟之天下嗚呼同一琦也前無侵官賣直之名後有彰播流傳之責豈其陳力之不同哉受與不受之間而已矣故觀神宗之過則知仁宗之所以爲仁也

引道金
皇祐三年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
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何足尚哉免孝標罪戒
天下勿獻

錄曰嘗觀史至漢文帝宋仁宗未可以優劣也何以進垣平
免孝標之不同乎孔子謂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
然皆未能入聖人之室者是故漢文帝岐於黃老謙讓未遑
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宋仁宗銳意復古不怠省循所謂不
能也非不爲也此二君之所以分也

按宋仁與漢文跡其忠厚之政惻怛之心實能培養元氣
故其享國長久蓋仁之仁孝寬裕卽文之賢聖仁孝也仁
不以玉清舊地爲苑囿卽文露臺惜百金也仁燕服澣濯
帷帶衾裯多繒絺卽文身衣弋綈帷帳無文繡也仁因蘇
轍對策過直或請黜之帝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
何卽文遇旱災日食屢詔求言勿事忌諱也仁因高麗職
貢疎或請加兵帝曰用兵恐屠戮百姓卽文賜吳王几杖
貴尉佗兄弟也仁獄必上讞歲活千餘人嘗謂輔臣曰朕
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卽文詔除肉刑及收孥諸
相坐律令也仁出通天犀療京師疫疾卽文恤天下孤寡
賜布帛絮也仁置嘉惠倉發內庫緡錢助糴卽文再賜農
民田租之半也至其宮中便溺必顧蟲蟻仁愛之心無所

不到豈規規有意於踐迹者哉

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猶未下翰林學士張方平言於帝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驚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者輒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帝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詔雖未下民已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握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過其下者稽首流涕

錄曰仁宗之世所以事必可稱者以德意存乎其間也故一聞人之議始而驚繼而悟終而喜必立罷而後已視彼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相去蓋天淵矣此其德自足以感人宜報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寧獨河朔父老爲然哉

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契丹而敝中國爾仁宗曰朕所愛者土宇人民財非所惜也拱辰曰財非出於民邪上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契丹尚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費不貲非若今之緩取矣拱辰曰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求和親則如之何上憫然色動曰苟利社稷朕亦何愛一女拱辰言塞徐曰臣不知陛下屈已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而去

錄曰愚觀拱辰之言卽欽若孤注之說也非惟浸潤之不行且雖屈已而無憾帝至是真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矣以爲堯舜之主庶幾近之乎

按兵凶戰危非萬不得已必不可輕發故雖漢武雄才後世與秦始並稱正以疲敝民命故也然以時地論之在仁宗則可在漢高帝宋高宗則不可何也仁宗真心愛民故雖再增金帛而罔吝計及和親而不惜若漢高除秦滅項之後本有震懼餘威惟輕敵自用取辱平城迨計無復之而遣劉敬和親蓋失之於初後難爲策至宋高則忘君父之大讐自翦忠勇之良將羽翼旣喪而稱臣輸幣甘於卑

弱並有自取之道不可以此例彼也

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與彥博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而除謁禁則於御臣之道爲兩得矣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錄曰宋時置相豈盡徇於宦官宮妾哉然仁宗之世盈廷皆

君子而李廸王曾范仲淹文彥博富弼韓琦尤所著聞者推原其故正以公天下之情而非出乎一己之私也豈惟賢於夢卜實可法於後世故錄漢文之仁者存其言錄宋帝之仁者存其相嗚呼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初河北京東八州河決流民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每五日趣遣人持酒肉飯餽慰藉出於至誠人各願爲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生者聽民擅取明年麥熟乃計其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千餘萬人募爲兵者

萬計帝聞遣使褒勞

益利路饑韓琦爲體量安撫使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萬歸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餽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後知揚州徙定州兼安撫使賑活饑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隣道視以爲準

錄曰以帝之憂民而弼與琦盡心荒政譬則萬華之圃而值製錦者體裁之工也良玉之肆而遇善治者追琢之力也天

非不欲常煦也流行之度難保其無寒恃吾有以禦之則恒
溫矣民非不欲常飽也適逢之數未必其無饑賴吾有以處
之則無患矣觀粥所活五千餘萬人而琦所活亦數百萬苟
非視民之溺猶已溺視民之饑猶已饑至誠感動於上下公
私之間安得人人盡力如已哉嗚呼法可傳而心不可傳能
盡心於無我則能盡心於二公之荒政矣

按救荒之道預備則日常平臨時則有散賑平糶及煮粥
法散賑者或銀或米聚災黎給之勢不能繼惠不能徧在
小災時可也平糶則暫發帑金出糶於隣近豐熟之地立
限運到照本取直歸還公帑然亦止濟稍有力之家且二

者皆爲弊藪故最善莫如煮粥其說見於檀弓而大行於
彥國其法當於各城市村堡約畧人數多寡就近處擇寬
大廬舍爲粥廠或一所二所以至十數所散設四境每廠
多則百人少則數十人人數增則廠添置必須各歸本廠
者久之熟識自少冒濫且能相扶持也不得過百人者人
少則無擁擠踏藉爭擾不均之患且蒸疫無自而起也而
又於每廠設長推本鄉有行誼者主之以才幹二人爲之
副其入冊也長吏臨鄉逐一覈驗菜色易辨也隨卽給票
爲憑不使開口游食之人闖入其食之也每日二時分別
老幼壯丁婦女乞丐五項序入序坐設立名簿報查日有

引道錄 卷之一
一定之人人有一定之粥粥有一定之米米有一定之薪
米必淘淨器必洗滌水必用甜煮必候熟勿得攪和麩糠
冷水有司不時單騎猝往挹取親嘗察胥役之侵漁戒司
事之凌虐其間或有怠惰轉委之弊有稠給親戚稀與行
路之弊有盃小不足之弊有數少捏報之弊有伺候官至
方行舉火之弊有每日一餐之弊有曠日待哺之弊有借
端科斂之弊查實懲治甚者易置其人其實心好善者亦
必時加獎犒事訖旌表庶人皆踴躍從事矣至於葢蓆棚
墊穰草以處流移設醫生備藥餌以防疾病立互保杜盜
竊以遏亂萌勸義輸以籌不匱優貧士以存斯文以至掩

埋道殣嚴禁畧賣務必多方調護各得其所不幸值此韓
富之策有明驗也夫民心非好亂也特逼於饑寒不得已
而蹈之而罷緩怯事之臣必以聚易散難慮生他變假其
辭以自諉嗚呼亦患心之不實行之未善耳若消弭於銚
而走險之時何如肉白骨於輾轉溝壑之際也哉仁人君
子知必有以講求之矣

嘉祐八年春三月辛未帝崩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
悲號而不能止

錄曰中庸言祿位名壽帝可謂兼得者矣蓋位人可得也必
若幼冲踐祚鼎盛乘乾以至四十二年之久此不可必也祿

人可得也必若泮渙爾游優游爾休以至歌舞太平之盛此不可必也名人可得也必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至康定慶曆之際此不可必也壽人可得也必若深山窮谷如喪考妣以至奔走悲號之極此不可必也斯帝之所以爲仁宗也若元之皇慶有明之洪熙後皆得諡爲仁而一在位止九年一嗣統僅數月孰若宋帝之深仁厚澤足以掩前而絕後哉按祿位名壽四者皆天下之大美生人之至願無論賢愚必欲兼得之而無所別擇取舍其間者也顧其中有人焉有天焉德厚才優而君相見舉聲稱藉甚欲寡心清而體同金石克享大年此可自我必者也人乃孔子大聖而

而身不遇泰伯三讓民無稱焉顏冉居德行而天疾此不可自我必者也天也且夫四者之難亦莫難於名耳古今來惟庸庸者多厚福而山夫田叟徃徃壽至期頤特是令聞不彰不能廁一名一字於汗青之簡竟與無知草木同歸腐敗焉爾然則人苟有名則其餘皆爲大德之休徵人苟無名則其他不過偶然之福澤從古無所短長之輩有靡厚祿擁高位登上壽者矣未見其有能致令名者卽或竊一時之虛聲豈能致沒世之稱譽哉夫好名者猶不失爲三代以下之君子苟一馳情於祿位希心於壽考則必淪於勢利入於愚迷徒喪厥名而所求卒不遂故有志之

士惟務修德以成名而天之所遭固不必計也

弘道錄卷之一終

